

只有一名老师的舞蹈学校 还有一名“不务正业”的校长 “校长”曾跑到沙特打工挣钱补贴学校 现在他是一个卖消毒液的销售员 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让他们共同坚持了3年

星期六下午，惠济区东赵村一栋居民楼里的舞蹈教室里，20多个孩子紧盯着镜子前的曾庆老师，不停地挥动小手，认真模仿着每一个造型和动作。

舞蹈教室面积不大，有30平方米的样子。教室里的布置也格外简单，一台空调，一面简易镜子，一根紧靠墙边的练功扶手，是整个教室主要的设施。

记者 常亮 文/图

96678

郑州晚报热线群：27255753

www.izzwb.com

上新浪打开郑州晚报官方微博

打电话有稿费



一个孩子手哭了，曾庆赶紧过去哄她。



周大龙(右)在车上搬运装满消毒液的大桶。

只有一名老师的舞蹈学校

时间在音乐声中过得很快，眨眼工夫，一下午的学习就要结束了，曾庆拍了几下手，蹲下去关掉了音响。

“同学们，今天的课上完了，记着，明天不要迟到啊。”微笑着与孩子们挥了挥手后，曾庆从旁边凳子上拿起一个水杯，喝了好几口。

“再见，曾老师，孩子进步真不小，谢谢您了。”坐在凳子上的家长挨个站起身，边为孩子整理衣物，边笑着与曾庆告别。

很快，舞蹈教室只剩下一个孩子。

“来，元子心。坐在这儿。老师和你一起等妈妈。”轻轻撩了一下垂在眼前的几根头发，曾庆挽起元子心的手，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坐下来。教室里很快传来了曾庆和元子心的说笑声……

20多分钟后，妈妈来教室接走了元子心，教室里彻底安静了下来。

对着教室一个角落稍稍发愣了一会儿，曾庆伸了下双臂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唉……孩子们一走，突然冷清，还挺不习惯的。”

准备下班回家了，曾庆一边关窗户，一边拿着笤帚清扫教室卫生。

“啪……”一个空饮料瓶从窗台上掉了下去，曾庆赶紧走过去弯腰捡了起来，夹在了自己左胳膊下。“回头把攒起来的饮料瓶送给房东，房东人好，好几次都没给我们涨房租。”

曾庆说，自己是这家艺术培训中心唯一的舞蹈老师，平时除了给孩子们上课外，学校大小所有的事情，均由自己负责。

唯一一名老师的生活

『不务正业』的校长的日子

为给曾庆发工资 “校长”周大龙去沙特打了8个月工

在曾庆心里，创办这家艺术培训中心，和自己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师兄周大龙，是一个既让她生气又带给她很多感动的人。

“他很少来这里，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一个人承担。有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。”直到去年5月份，曾庆在银行卡上看到了周大龙靠出国打工给自己发的7000多元钱工资，她心里对周大龙的评价有了很大的变化。

2010年8月份的一天，周大龙说自己要外出学习一段时间，把培训中心所有

的事情拜托给了曾庆。

周大龙这一走就是8个多月。

2011年5月的一天，周大龙给曾庆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他在国外打工挣了2万多块钱，已经在银行给曾庆汇上了第一次工资。

“刚办第一年，他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课。但后来他发现亏损很厉害，然后就外出打工挣钱了。”

如今，周大龙已完全把培训中心交给曾庆，自己在一家公司打工挣钱，来贴补培训中心所需要的费用。

每次想放弃的时候 总会想起孩子们表情

曾庆毕业于郑州师范学院音乐系，学习舞蹈专业的她，于2009年10月份来到艺术培训中心教舞蹈。

“师兄办的培训中心，他一直说自己比较困难。一节课给我30块钱。不过快3年了，工资从来没有按时发过。”曾庆一脸无奈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“我一直教了快2年的时候，才拿到了第一份工资。”

迫于生活压力，曾庆只好加班加点，跑到其他舞蹈培训班代课赚生活费。

“一般都是周末有课，但我的周末时间都在这里，所以挣到的钱也不多，只能顾住平时的生活费吧。”曾庆的老家在信阳，目前在伏牛路租房居住，每次上课，她都要从

西区乘坐近2个小时的公交车，来到位于北四环外的东赵村。

奔波的辛劳，连吃饭都难以支撑的薪水……很多次，曾庆都想放弃这里的课堂。

但，这个24岁的女孩还是坚持下来了。

“培训中心刚办的时候，也来过四五个老师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这儿……”几年来所经历的艰难奔波仿佛一下子涌上心头，话还未说完的曾庆突然沉默不语，呆呆地望着远处。

静了一会儿，曾庆微微抬头，频繁地眨了几下眼睛，表情格外激动，“我……我就是舍不得这些喜欢舞蹈的农村孩子，我走了，她们怎么办……”

帮客户装货的“周校长”满头大汗

5月14日上午，按照周大龙在电话里留的地址，我来到了位于化工路瑞达路附近一家经营消毒液的公司。

走进装车的小院，一股难闻的“84消毒液”味道扑鼻而来。

个头不高的周大龙戴着一双红色大手套，站在一辆中巴车上，与另外一位同事一起吃力地搬运一个蓝色大桶。

“好了吗？”几分钟后，站在车下面的客户催问。

“好了……”一声响亮的回答，周大龙抬起右臂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“噌”的一下从车上跳了下来。

“最内疚的就是对不起曾庆。她如果在市内代课，每节课至少要150元的。

而且，我也很少给她发工资……”一见面，周大龙先说起这件事。

“贴补舞蹈班的钱，我也没算过。至少应该有6万多吧。”洗了洗手，周大龙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一饮而尽。

舞蹈班里，大班孩子的收费标准是每年1500元，小班每年900元。除去舞蹈班每年需要支付的7000多元房租，每次组织孩子外出演出和为孩子们购买服装舞蹈鞋是最花钱的地方。

“本来收费标准就低，还有很多家长拖欠学费，一拖就是好几个月。”由于舞蹈班开在农村，对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，周大龙和曾庆商量后减免了一些学费。



舞蹈班的孩子们。

他俩的坚守是为了他们

让周大龙印象最深的，是一个名叫韩佳琦的小女孩。

由于家庭条件困难，韩佳琦学舞蹈的2年里，曾几次哭着跑到学校与曾庆告别。

“少收些学费就行了，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放弃。”像韩佳琦这样被减免学费的孩子，培训心里还有四五个，几年来，周大龙和曾庆从来没有因为孩子家庭条件困难，放弃过一个学生。

虽说经济条件很差，但周大龙心里有着一份这样的坚持：“免费给每一位孩子发服装和舞蹈鞋；每年租一个舞台让孩子们展示舞姿；坚决支持成绩优秀的孩子外出参加各种舞蹈比赛……”周大龙说，这几年，这些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

2011年，舞蹈班的李冉冉、李茜茜、冯雅馨、宋媛瑞两组选手获得了“舞动中原”全国拉丁舞比赛新人组的一等奖。这件事在周大龙嘴里，整整被重复了3遍。

下午4点，周大龙的手机响了，有人谈消毒液的生意了。周大龙整了整挎包，又要出去忙了。

临走时，他告诉我，由于舞蹈班大部分孩子来自农村，他们都是看了演出后主动报名学习的。“我知道孩子们是真心喜欢舞蹈，就凭这一点，再亏，也得坚持下去！”